



熟悉的 味道

□孔祥臣

每到嫩玉米上市的季节,面对清香扑鼻的新鲜玉米,我总会想起父亲,想起他熬制的大玉米粥。

我出生的年代国家还不太富裕,童年的印象里粮食总是不够吃,所以对吃的东西就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,以至于闻到粮食的味道,总是口舌生津。

那一年姥姥家和我们搬到一起居住,两家合在一起,我们家的耕地多了起来。那时的小麦产量低,玉米产量较高,因而玉米成了人们的主要粮食,所以我家的地里总是种满了青翠挺拔的玉米。

每到初秋,玉米甩过红缨,一家人便开始期盼那清香的玉米。在新玉米棒刚刚开始丰满的时候,父亲便会带着我来到玉米地,掰下沉甸甸的玉米棒,撕去它青绿的外衣,那乳黄色的玉米粒便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总是特别卖力地帮着父亲掰下一个个玉米棒,用力地撕去它的外衣,贪婪地闻着它的香气……

新玉米的吃法有很多,有煮玉米、烧玉米以及炒玉米粒。但我们家的吃法与众不同。

父亲曾在东北工作过,于是便有了自己独创的吃法。父亲结合东北大玉米粒子的做法,在水沸腾时用刀将嫩玉米削入锅里,玉米粒在水中欢快地翻滚几下,玉米的香甜味立刻弥漫开来,刺激着我的味蕾,让我的口水忍不住在嘴里打转。父亲的做法很奇特,不仅味道特别鲜美,还是消暑的佳品。这样煮成的玉米粥,不用说玉米粒的香糯,就连汤也是甜丝丝的,沁人心脾。我问父亲这叫什么粥,父亲说:“可以叫小粒粥或大玉米粥。”我赶紧接着说:“那就叫大玉米粥吧。”全家人一致同意,于是,我们家煮出的嫩玉米粥就正式定名为大玉米粥。

随着秋意渐浓,玉米慢慢成熟,大玉米粥做不成了,秋收也跟着开始了。不过,在秋收的过程中,我总是还要在玉米地里收集一些发育比较迟缓的嫩玉米,带回家让父亲做大玉米粥,这也算我对大玉米粥的特殊感情吧。

父亲懂中医,常常给我讲玉米的营养价值:玉米性平味甘,有开胃、健脾、除湿、利尿之效,是夏秋季最好的食疗佳品。那时虽不太认真听,却让后来学医的我获益匪浅,这些年来遇到脾胃湿热症者求医,我总是让他们多吃玉米粥,会有一定帮助。

父亲临终时,也正是开始有嫩玉米的时候,但是父亲走得匆忙,让我们都没来得及给他做一碗大玉米粥。每每想起这件事,我心里总感觉难以承受。也正因如此,以后每年这个季节,我总要到市场上

买来带着包衣的嫩玉米,按照父亲教我的方法,做一锅大玉米粥。闻着这种熟悉的味道,我立刻会想起父亲,回忆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

指甲花

□廉彩红

指甲花开了,红艳艳的,藏在绿叶之间,低调得不行。可它太艳了,藏在绿叶之间,也能被人看见。

指甲花全株粗大、硕壮,蓬勃向上的样子,似乎在告诉我们:我很好养活的,随便给点土、给点阳光、给点水,我就能长,还能开花。

小时候在农村,几乎家家都种有指甲花,有闺女的人家更是。指甲花清一色都是红色的:紫红、二红、水红。有一天,在我同村同学家看到一株白色的指甲花,让人稀罕得不行。我问:“白色的花能染红指甲吗?”同学说:“能呀!不过,红色的还用不完呢,谁用白色的呢。”我又问:“那你们种它干啥?”同学说:“它自己长出来的,谁知道咋回事。我妈妈说看着怪好看,留着吧。”
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,当年的话时而在脑海里翻腾,而白色的指甲花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她一边说,一边摘了许多指甲花,准备晚上包指甲。她把指甲花放到小碓臼里加点白矾捣成泥,又摘了点豆角叶,说吃过晚饭就包。

那晚,当我举着包好的指甲兴冲冲地跑到家后,母亲笑话我:“咱家也有指甲花,非得让人家包。”

“小孩子不就喜欢热闹嘛。”父亲接过话说。

第二天,母亲就送点东西给人家。母亲从来不喜欢欠人情,更怕给人添麻烦。

种指甲花不像种小麦、玉米一样那么声势浩大、仪式感很隆重。立春一过,空气又温暖又湿润的时候,把旧年的指甲花籽撒在花盆里甚至地上就行。没两天,它就冒出小小的、圆圆的叶子,只要水土得力,阳光充足,它一天一个样,变化惊人。你就看吧,它长大、长高,枝条粗壮,葳蕤的叶子绿茵茵的。接着它就结了花苞,只要有一个花苞开了,其他就争先恐后地开,蓬蓬勃勃、笑嘻嘻地开。

我家指甲花种有许多,开得也好,每天黄昏的时候,都有人来讨指甲花。母亲总是殷勤地摘好送给人家,嘴里还说着多得很,用完了再来。

我问母亲,他们为啥讨指甲花。母亲说,有人就是喜欢看,有的家种不好,跟不上家里闺女们用,有人是用来治疗灰指甲的。

有一年,我在姥姥家住,姥姥家的指甲花开得盛大。姥姥说,晚上给我包指甲。姥姥用料太多了,她不但在里面放了白矾,还放了瓦上草,如果不是我拦着,她还要放核桃皮。她说这样能维持时间长,不容易掉色。第二天,我扯掉包在指头上的豆角叶,发现指甲是黑色的。望着黑色的指甲,我哭笑不得。

包黑指甲的糗事,我曾经给女儿讲过,她没见过指甲花,问我长啥样,我才恍然明白,来到城市后,指甲花确实难觅其踪了。女儿长这么大,真没享受过包指甲花的快乐呢。

有一天带女儿回老家,婶儿家种有指甲花,红艳艳的花着实招人喜欢。婶儿说:“现在也没人包指甲了,年轻姑娘们都用指甲油了,谁还费心包呢,我种着自个儿欣赏呢。”

女儿兴趣盎然地看着,认真观察着它的叶、枝、花。我说采点给她包指甲,她摇摇头,说能欣赏到指甲花就行,干嘛要破坏它的完美。看来,时代不同了,人们对指甲花的需求也变了。

雾

□高巧云

该对你说些什么
是你改变了时空吗?
其实
原有的一切一直还在
就像时针的嘀嗒声
一圈,又一圈
变了? 没变?

你一直静默地
在某个红绿灯路口
抹去雨的行踪
仿佛在暗示
我们之间的关系:

无声、无味、无形
有动、有影

躲在山里
你是归隐的大哥
而在红尘中
我们都是归隐的过客
有你,无你?
是我,不似我?

雨成就了你的幻术
你成就了我们
此时的归隐

儿时的露天电影

□樊树林

小时候在乡村,电影都是在我们村的大队部放映的。现在的孩子可能都不相信,只要是放映电影的日子,大伙从早晨就开始憧憬了。中午吃过饭,大人们便催促闲着的孩子到大队部去“圈地”。大队部院子小,谁都想占据有利位置,因此,下午未过半晌,院子里便被大大小小的砖块分割了。

天刚擦黑,院子里已人头攒动。电影幕布终于在两棵大树间缓缓扯起来,夜风徐徐拂过,远远地望去,那雪白的幕布就像是大海里的白帆一样,令人心驰神往……

一束耀眼的白色光柱掠过人们头顶投向屏幕时,口哨声、尖叫声迅即四下响起,大人们和孩子们站起来挥舞着帽子和手势的影子也投射到屏幕上。

放映机“哧哧哧”转动起来,片刻工夫,院子里便沉寂了下去,就像一张巨大的魔掌捂住了所有人的嘴巴,所有的人都盯着屏幕,被屏幕上的故事吸引着,生怕错过一个细微的情节。

《奇袭》《南征北战》《英雄儿女》《闪闪的红星》……那时候的电影并不多,但丝毫不影响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。没有电影的日子里,那些情节和故事都会在我们的脑瓜里拓印成一幅幅清晰的画卷,小伙伴也会模仿电影里的英雄“挎

枪持剑”,放学后举着一面红旗玩打仗游戏。

小学三年级下学期,班上一个同学作业未完成,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训诫。十几分钟后,他挺着并不大的肚子,摇摇晃晃着走了进来:“哈哈,没想到我胡汉三又回来了……”他模仿着电影里那个熟悉的声音。不巧,数学老师正好在班里辅导,当他看到老师时,脸刷一下红了。老师也来了兴致,盯着他说:“脸红什么?”大家笑了起来,齐声叫道:“容光焕发……”当时的情景虽然过了许多年,但至今回忆起来还忍俊不禁。

碰到一场好的电影,我们还会在一个晚上连着看上几遍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夜,李连杰主演的我国第一部武打电影《少林寺》在几个村子里轮流放映,小伙伴们别提多高兴了。当片尾处“少林,少林,有多少英雄都来把你敬仰……”的主题曲响起时,大伙儿便蜂涌着奔出院子,向邻近的村子拼命跑去,去赶着看下一场电影……

那个晚上,我们就这样连看了三遍这部电影。当我们在冬夜里,拖着肿得老高的脚,踩着细碎的月光回到家时已是凌晨。

不知何时,露天电影成为曾经的往昔记忆,那样如火如荼的盛况也一去不复返了……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jzwbxq@163.com